



CHUANSHI JINGDIAN
BAIHUA XIAOSHUO JINGBIAN

后面有狼前面虎，离奇公案历历目。

世间屈事万千千，欲觅长梯问老天。



传世经典

白话小说精编

公案奇局

刘洪仁 王 军 编选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传世经典 白话小说精编

公案奇局

刘洪仁 王 军 编选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公案奇局 / 刘洪仁, 王军编选.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0. 4
(传世经典白话小说精编)
ISBN 978-7-5411-2987-2
I. ①公… II. ①刘… ②王… III. ①古典小说—作品集—中国 IV.
①I2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54791 号

gong'an qiju
公案奇局
刘洪仁 王 军 编选

责任编辑 张庆宁 (zqn621@sohu.com)
邱季生 (972697377@qq.com)

责任校对 韩 华
责任印制 唐 茵 周 奇
封面设计 墨创文化
版式设计 史小燕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社 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5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读者服务 028-86259293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排 版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四川新华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9
字 数 210 千
版 次 2010 年 4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0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2987-2
定 价 1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前言

中国古代的白话小说，起源于隋唐时期出现的“说话”（即讲故事）和唐代佛教寺院的俗讲（讲宗教故事）。到宋代，城市经济繁荣，城市人口增加，适应市民精神文化需求的通俗文艺如“说话”、杂戏等大大兴盛起来，其中尤以“说话”最受市民欢迎。由于竞争激烈，因而刺激了说话技艺的提高。艺人们竞献一技之长，各说其熟悉的题材和故事。到了南宋，便出现了“说话四大家数”的说法。所谓“家数”，也就是门类。“四家”的划分，历来说法不尽一致，一般认为是：小说、讲史、说经、合生。“小说”有讲有唱，内容多取材于现实生活，大多是情节比较简单的爱情、公案、英雄和神怪等故事；“讲史”只说不唱，讲长篇历史故事；“说经”演说宗教佛经故事；“合生”由两人表演，一问一答，伴以歌舞，近似于后代的相声。四家中最受欢迎的是“小说”和“讲史”。由于“说话”大受欢迎，精明的书商们看到了商机，将“说话”艺人所用的底本——即话本，稍加润色整理，刻印出版，这就成为我们现在看到的白话小说——话本小说。“小说家”的话本直接发展成为后来的短篇白话小说；“讲史家”的话本（在元代又称“平话”），至元末明初发展演变成成为长篇章回小说。

宋代话本作为一种市民文学，它主要描写市民阶层的生活，

反映市民的思想感情和愿望。话本小说摒弃了典雅的文言，采用白话口语，通俗、朴实、形象、生动。这些内容和形式上的特点，都为后代通俗小说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所以鲁迅先生说，话本小说的出现，“实在是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

到了明代，“说话”艺术仍很发达，话本不仅由说话艺人继续讲说，而且成为案头阅读的作品，出现了文人模拟话本形式创作的拟话本。较之宋元话本，拟话本的人物形象更加丰满，描写更加细腻，情节也更加曲折丰富，艺术上更趋成熟。同时，明中叶以后，文人开始对长期以单篇形式流传的宋元话本加以收集、整理、刊印，出现了话本和拟话本的总集、专集和选集。伟大的通俗文学家冯梦龙所编辑的“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就是三部话本和拟话本的合集。明末凌濛初编撰的《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合称“二拍”），则是凌氏个人创作的两部拟话本小说专集。“三言”和“二拍”，代表了明代，甚至整个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最高成就，是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高峰。此外，明末还有《石点头》《西湖二集》《醉醒石》《型世言》《鼓掌绝尘》《欢喜冤家》（又名《贪欢报》），清代又有《照世杯》《西湖佳话》《豆棚闲话》《五色石》《娱目醒心编》等等。这些小说鱼龙混杂，良莠不齐，我们应该采其精华而弃其糟粕。“三言”、“二拍”虽然也堪称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精粹，但对于今天的普通读者而言，篇目还是过多，一般读者难以也没有必要将其全部读完。

目前，坊间出现的古代小说选本已数不胜数，但大多不分题材，将各类作品混编在一起，分类编成套书的似不多见。为此，我们拟将历代白话短篇小说中最优秀的传世经典之作遴选出来，

按爱情婚恋、公案侠义、政治风云、神灵怪异、世情百态、史话新编等分类编排，以适合普通读者的阅读需要。因中国古代小说大多以“奇”取胜，人奇，事奇，因而又叫“传奇”。为体现中国古代小说的这一特点，本书各卷拟分别命名为“情爱奇缘”、“公案奇局”、“官场奇闻”、“神灵奇踪”、“市井奇话”、“名贤奇遇”。为了在有限的篇幅内容纳更多的故事，我们对原作进行了适当的压缩，删除了正文前面的“入话”和一些与情节关系不大的诗词韵文。各篇作品的排列，能确定创作时间的按时间先后为序，不能确定创作时间的则按成书年代先后为序。对入选名篇作品，我们均据权威版本进行了认真的校勘，对底本中明显的误字径予改正，同时以括号括注原本误字。但为忠于古代作品原著风貌，也为了让读者更好地感知古代白话小说的语言运用及其独特魅力，我们遵循古籍整理通例，对古人较常用的俗体字、异体字、通用字等，一般未作改动。同时因各篇作品选自不同作家的小说集，因而偶有同一字而异形的情况。这虽然使得全书用字似不规范、统一，明显地有悖于《现代汉语词典》的用法，但为保持原著风貌，也只好如此了。读者鉴之。

在时下令人眼花缭乱的图书市场，希望本套图书能以其新颖的视角、精彩的故事赢得您的喜爱与青睐。当然，套书选篇或有未精，归类或有未当，删节或有未妥，凡此种种，诚望读者诸君不吝赐教。是所愿也，亦所感也。

刘洪仁

2010年1月

于川教院不亦说斋

目 录

错斩崔宁	(001)
简帖和尚	(014)
三现身包龙图断冤	(022)
勘皮靴单证二郎神	(033)
陈御史巧勘金钗钿	(052)
沈小官一鸟害七命	(070)
苏知县罗衫再合	(081)
况太守断死孩儿	(102)
陆五汉硬留合色鞋	(114)
一文钱小隙造奇冤	(133)
汪大尹火焚宝莲寺	(158)
姚滴珠避羞惹羞 郑月娥将错就错	(169)
程元玉店肆代偿钱 十一娘云冈纵谭侠	(187)
酒下酒赵尼媼迷花 机中机贾秀才报怨	(196)
张溜儿熟布迷魂局 陆蕙娘立决到头缘	(209)
李公佐巧解梦中言 谢小娥智擒船上盗	(217)
张员外义抚螟蛉子 包龙图智赚合同文	(231)
神偷寄兴一枝梅 侠盗惯行三昧戏	(242)
去和尚偷开月下门 来御史自鞫井中案	(262)

错斩崔宁

却说（南宋）高宗时，建都临安，繁华富贵，不减那汴京故国。去那城中箭桥左侧，有个官人，姓刘名贵，字君荐，祖上原是有根基的人家，到得君荐手中，却是时乖运蹇。先前读书，后来看看不济，却去改业做生意。便是半路上出家的一般，买卖行中，一发不是本等伎俩，又把本钱消折去了。渐渐大房改换小房，赁得两三间房子，与同浑家王氏，年少齐眉。后因没有子嗣，娶下一个小娘子，姓陈，是陈卖糕的女儿，家中都呼为二姐。这也是先前不十分穷薄的时做下的勾当。至亲三口，并无闲杂人在家。那刘君荐极是为人和气，乡里见爱，都称他刘官人。“你是一时运眼不好，如此落莫，再过几时，定须有个亨通的日子。”说便是这般说，那得有些些好处？只是在家纳闷，无可奈何。

却说一日闲坐家中，只见丈人家里的老王——年近七旬——走来对刘官人说道：“家间老员外生日，特令老汉接取官人、娘子去走一遭。”刘官人便道：“便是我日逐愁闷过日子，连那泰山的寿诞也都忘了。”便同浑家王氏，收拾随身衣服，打叠个包儿，交与老王背了，分付二姐：“看守家中，今日晚了，不能转回，

明晚须索来家。”说了就去。离城二十馀里，到了丈人王员外家，叙了寒温。当日坐间客众，丈人、女婿不好十分叙述许多穷相。到得客散，留在客房里宿歇。

直至天明，丈人却来与女婿攀话，说道：“姐夫，你须不是这般算计。‘坐吃山空，立吃地陷’；‘咽喉深似海，日月快如梭。’你须计较一个常便。我女儿嫁了你，一生也指望丰衣足食，不成只是这等就罢了。”刘官人叹了一口气，道：“是。泰山在上，道不得个‘上山擒老虎易，开口告人难’。如今的时势，再有谁似泰山这般怜念我的？只索守困。若去求人，便是劳而无功。”丈人便道：“这也难怪你说。老汉却是看你们不过，今日资助你些少本钱，胡乱去开个柴米店，撰得些利息来过日子，却不好么？”刘官人道：“感蒙泰山恩顾，可知是好。”

当下吃了午饭，丈人取出十五贯钱来，付与刘官人道：“姐夫，且将这些钱去，收拾起店面，开张有日，我便再应付你十贯。你妻子且留在此过几日，待有了开店日子，老汉亲送女儿到你家，就来与你作贺。意下如何？”刘官人谢了又谢，驮了钱一径出门。

到得城中，天色却早晚了，却撞着一个相识，顺路在他家门首经过。那人也要做经纪的人，就与他商量一会，可知是好。便去敲那人门时，里面有人应喏，出来相揖，便问：“老兄下顾，有何见教？”刘官人一一说知就里。那人便道：“小弟闲在家中，老兄用得着时，便来相帮。”刘官人道：“如此甚好。”当下说了些生意的勾当，那人便留刘官人在家，现成杯盘，吃了三杯两盏。刘官人酒量不济，便觉有些朦胧起来，抽身作别，便道：“今日相扰，明早就烦老兄过寒家，计议生理。”那人又送刘官人至路口，作别回家。不在话下。若是说话的同年生，并肩长，拦



腰抱住，把臂拖回，也不见得受这般灾晦。却教刘官人死得不如《五代史》李存孝，《汉书》中彭越。

却说刘官人驮了钱，一步一步捱到家中敲门，已是点灯时分。小娘子二姐独自在家，没一些事做，守得天黑，闭了门，在灯下打瞌睡。刘官人打门，他那里便听见。敲了半晌，方才知觉，答应一声“来了”，起身开了门。刘官人进去，到了房中，二姐替刘官人接了钱，放在桌上，便问：“官人何处那移这项钱来，却是甚用？”那刘官人一来有了几分酒，二来怪他开得门迟了，且戏言吓他一吓，便道：“说出来，又恐你见怪；不说时，又须通你得知。只是我一时无奈，没计可施，只得把你典与一个客人。又因舍不得你，只典得十五贯钱。若是我有些好处，加利赎你回来；若是照前这般不顺溜，只索罢了。”

那小娘子听了，欲待不信，又见十五贯钱堆在面前；欲待信来，他平白与我没半句言语，大娘子又过得好，怎么便下得这等狠心辣手？疑狐不决，只得再问道：“虽然如此，也须通知我爹娘一声。”刘官人道：“若是通知你爹娘，此事断然不成。你明日且到了人家，我慢慢央人与你爹娘说通，他也须怪我不得。”小娘子又问：“官人今日在何处吃酒来？”刘官人道：“便是把你典与人，写了文书，吃他的酒，才来的。”小娘子又问：“大姐姐如何不来？”刘官人道：“他因不忍见你分离，待得你明日出了门才来。这也是我没计奈何，一言为定。”说罢，暗地忍不住笑，不脱衣裳，睡在床上，不觉睡去了。那小娘子好生摆脱不下：“不知他卖我与甚色样人家？我须先去爹娘家里说知。就是他明日有人来要我，寻到我家，也须有个下落。”沉吟了一会，却把这十五贯钱，一垛儿堆在刘官人脚后边。趁他酒醉，轻轻的收拾了随身衣服，款款的开了门出去，拽上了门。却去左边一个相熟的邻

舍，叫做朱三老儿家里，与朱三妈宿了一夜，说道：“丈夫今日无端卖我，我须先去与爹娘说知。烦你明日对他说一声，既有了主顾，可同我丈夫到爹娘家中来讨个分晓，也须有个下落。”那邻舍道：“小娘子说得有理，你只顾自去，我便与刘官人说知就里。”过了一宵，小娘子作别去了，不题。

放下一头。却说这里刘官人一觉，直至三更方醒，见桌上灯犹未灭，小娘子不在身边，只道他还在厨下收拾家火，便唤二姐讨茶吃。叫了一回，没人答应，却待挣扎起来，酒尚未醒，不觉又睡了去。不想却有一个做不是的，日间赌输了钱，没处出豁，夜间出来掏摸些东西，却好到刘官人门首。因是小娘子出去了，门儿拽上不关，那贼略推一推，豁地开了。捏手捏脚，直到房中，并无一人知觉。到得床前，灯火尚明。周围看时，并无一物可取。摸到床上，见一人朝着里床睡去，脚后却有一堆青钱，便去取了几贯。不想惊觉了刘官人，起来喝道：“你须不近道理！我从丈人家借办得几贯钱来养身活命，不争你偷了我的去，却是怎的计结？”那人也不回话，照面一拳，刘官人侧身躲过，便起身与这人相持。那人见刘官人手脚活动，便拔步出房。刘官人不舍，抢出门来，一径赶到厨房里，恰待声张邻舍，起来捉贼。那人急了，正好没出豁，却见明晃晃一把劈柴斧头，正在手边。也是人急计生，被他绰起，一斧正中刘官人面门，扑地倒了，又复一斧，斫倒一边。眼见得刘官人不活了，呜呼哀哉，伏惟尚飨！那人便道：“一不做，二不休！却是你来赶我，不是我来寻你。”索性翻身入房，取了十五贯钱，扯条单被，包裹得停当，拽扎得爽俐，出门，拽上了门就走，不题。

次早邻舍起来，见刘官人家门也不开，并无人声息，叫道：“刘官人，失晓了。”里面没人答应。捱将进去，只见门也不关。



直到里面，见刘官人劈死在地。“他家大娘子，两日前已自往娘家去了，小娘子如何不见？”免不得声张起来。却有昨夜小娘子借宿的邻家朱三老儿说道：“小娘子昨夜黄昏时到我家宿歇，说道：刘官人无端卖了他，他一径先到爹娘家里去了，教我对刘官人说，既有了主顾，可同到他爹娘家中，也讨得个分晓。今一面着人去追他转来，便下落；一面着人去报他大娘子到来，再作区处。”众人都道：“说得是。”先着人去到王老员外家报了凶信。老员外与女儿大哭起来，对那人道：“昨日好端端出门，老汉赠他十五贯钱，教他将来作本，如何便恁的被人杀了？”那去的人道：“好教老员外、大娘子得知，昨日刘官人归时，已自昏黑，吃得半酣，我们都不晓得他有钱没钱，归迟归早。只是今早刘官人家，门儿半开，众人推将进去，只见刘官人杀死在地，十五贯钱一文也不见，小娘子也不见踪迹。声张起来，却有左邻朱三老儿出来，说道他家小娘子昨夜黄昏时分，借宿他家。小娘子说道：‘刘官人无端把他典与人了。’小娘子要对爹娘说一声，住了一宵，今日径自去了。如今众人计议，一面来报大娘子与老员外，一面着人去追小娘子。若是半路里追不着的时节，直到他爹娘家中，好歹追他转来，问个明白。老员外与大娘子，须索去走一遭，与刘官人执命。”老员外与大娘子急急收拾起身，管待来人酒饭，三步做一步，赶入城中，不题。

却说那小娘子清早出了邻舍人家，挨上路去，行不上一二里，早是脚疼走不动，坐在路傍。却见一个后生，头带万字头巾，身穿直缝宽衫，背上驮了一个搭膊，里面却是铜钱，脚下丝鞋净袜，一直走上前来。到了小娘子面前，看了一眼，虽然没有十二分颜色，却也明眉皓齿，莲脸生春，秋波送媚，好生动人。正是：野花偏艳目，村酒醉人多。那后生放下搭膊，向前深深作

揖：“小娘子独行无伴，却是往那里去的？”小娘子还了万福，道：“是奴家要往爹娘家去，因走不上，权歇在此。”因问：“哥哥是何处来？今要往何方去？”那后生叉手不离方寸：“小人是村里人，因往城中卖了丝帐，讨得些钱，要往褚家堂那边去的。”小娘子道：“告哥哥则个，奴家爹娘也在褚家堂左侧，若得哥哥带挈奴家，同走一程，可知是好。”那后生道：“有何不可。既如此说，小人情愿伏侍小娘子前去。”

两个厮赶着，一路正行，行不到二三里田地，只见后面两个人脚不点地，赶上前来，赶得汗流气喘，衣襟敞开，连叫：“前面小娘子慢走，我却有话说知。”小娘子与那后生看见赶得蹊跷，都立住了脚。后边两个赶到跟前，见了小娘子与那后生，不容分说，一家扯了一个，说道：“你们干得好事！却走往那里去？”小娘子吃了一惊，举眼看时，却是两家邻舍，一个就是小娘子昨夜借宿的主人。小娘子便道：“昨夜也须告过公公得知，丈夫无端卖我，我自去对爹娘说知。今日赶来，却有何说？”朱三老道：“我不管闲帐，只是你家里有杀人公事，你须回去对理。”小娘子道：“丈夫卖我，昨日钱已驮在家中，有甚杀人公事？我只是不去。”朱三老道：“好自在性儿！你若真个不去，叫起地方：有杀人贼在此，烦为一捉。不然，须要连累我们。你这里地方也不得清静。”那个后生见不是话头，便对小娘子道：“既如此说，小娘子只索回去，小人自家去休。”那两个赶来的邻舍，齐叫起来说道：“若是没有你在此便罢，既然你与小娘子同行同止，你须也去不得！”那后生道：“却也古怪！我自半路遇见小娘子，偶然伴他行一程，路途上有甚皂丝麻线，要勒掯我回去？”朱三老道：“他家现有杀人公事，不争放你去了，却打没对头官司。”当下不容小娘子和那后生做主。看的人渐渐立满，都道：“后生你去不



得。你日间不作亏心事，半夜敲门不吃惊。便去何妨！”那赶来的邻舍道：“你若不去，便是心虚。我们却和你罢休不得。”四个人只得厮挽着一路转来。

到得刘官人门首，好一场热闹。小娘子入去看时，只见刘官人斧劈倒在地死了，床上十五贯钱分文也不见。开了口合不得，伸了舌缩不上去。那后生也慌了，便道：“我恁的晦气！没来由和那小娘子同走一程，却做了干连人。”众人都和哄着，正在那里分豁不开，只见王老员外和女儿一步一挪走回家来，见了女婿身尸，哭了一场，便对小娘子道：“你却如何杀了丈夫？劫了十五贯钱，逃走出去？今日天理昭然，有何理说？”小娘子道：“十五贯钱，委是有的。只是丈夫昨晚回来，说是无计奈何，将奴家典与他人，典得十五贯身价在此，说过今日便要奴家到他家去。奴家因不知他典与甚色样人家，先去与爹娘说知，故此趁他睡了，将这十五贯钱，一垛儿堆在他脚后边，拽上门，借朱三老家住了一宵，今早自去爹娘家里说知。临去之时，也曾央朱三老对我丈夫说，既然有了主儿，便同到我爹娘家里来交割。却不知因甚杀死在此？”那大娘子道：“可又来！我的父亲昨日明明把十五贯钱与他驮来作本，养赡妻小，他岂有哄你说是典来身价之理？这是你两日因独自在家，勾搭上了人；又见家中好生不济，无心守耐；又见了十五贯钱，一时见财起意，杀死丈夫，劫了钱。又使见识，往邻舍家借宿一夜，却与汉子通同计较，一处逃走。现今你跟着一个男子同走，却有何理说，抵赖得过！”众人齐声道：“大娘子之言，甚是有理。”又对那后生道：“后生，你却如何与小娘子谋杀亲夫？却暗暗约定在僻静处等候一同去，逃奔他方，却是如何计结？”那人道：“小人自姓崔名宁，与那个娘子无半面之识。小人昨晚入城，卖得几贯丝钱在这里，因路上遇见小娘

子，小人偶然问起往那里去的，却独自一个行走。小娘子说起是与小人同路，以此作伴同行，却不知前后因依。”众人那里肯听他分说，搜索他搭膊中，恰好是十五贯钱，一文也不多，一文也不少。众人齐发起喊来道：“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你却与小娘子杀了人，拐了钱财，盗了妇女，同往他乡，却连累我地方邻里打没头官司。”

当下大娘子结扭了小娘子，王老员外结扭了崔宁，四邻舍都是证见，一哄都入临安府中来。那府尹听得有杀人公事，即便升堂。便叫一干人犯，逐一从头说来。先是王老员外上去，告说：“相公在上，小人是本府村庄人氏，年近六旬，只生一女，先年嫁与本府城中刘贵为妻，后因无子，取了陈氏为妾，呼为二姐。一向三口在家过活，并无片言。只因前日是老汉生日，差人接取女儿女婿到家，住了一夜。次日，因见女婿家中全无活计，养贍不起，把十五贯钱与女婿作本，开店养身。却有二姐在家看守。到得昨夜，女婿到家时分，不知因甚缘故，将女婿斧劈死了，二姐却与一个后生——名唤崔宁。——一同逃走，被人追捉到来。望相公可怜见老汉的女婿身死不明，奸夫淫妇，赃证现在，伏乞相公明断。”府尹听得如此如此，便叫陈氏上来：“你却如何通同奸夫杀死了亲夫，劫了钱，与人一同逃走，是何理说？”二姐告道：“小妇人嫁与刘贵，虽是做小老婆，却也得他看承得好，大娘子又贤慧，却如何肯起这片歹心？只是昨晚丈夫回来，吃得半酣，驮了十五贯钱进门。小妇人问他来历，丈夫说道，为因养贍不周，将小妇人典与他人，典得十五贯身价在此，又不通我爹娘得知，明日就要小妇人到他家去。小妇人慌了，连夜出门，走到邻舍家里，借宿一宵。今早一径先往爹娘家去，教他对丈夫说，既然卖我有了主顾，可到我爹娘家里来交割。才走得到半路，却



见昨夜借宿的邻家赶来，捉住小妇人回来。却不知丈夫杀死的根由。”那府尹喝道：“胡说！这十五贯钱，分明是他丈人与女婿的，你却说是典你的身价，眼见的没巴臂的说话了。况且妇人家，如何黑夜行走？定是脱身之计。这桩事须不是你一个妇人家做的，一定有奸夫帮你谋财害命，你却从实说来！”那小娘子正待分说，只见几家邻舍一齐跪上去告道：“相公的言语，委是青天。他家小娘子，昨夜果然借宿在左邻第二家的，今早他自去了。小的们见他丈夫杀死，一面着人去赶，赶到半路，却见小娘子和那一个后生同走，苦死不肯回来。小的们勉强捉他转来，却又一面着人去接他大娘子与他丈人，到时，说昨日有十五贯钱，付与女婿做生理的。今者女婿已死，这钱不知从何而去。再三问那个娘子时，说道：他出门时，将这钱一堆儿堆在床上。却去搜那后生身边，十五贯钱，分文不少。却不是小娘子与那后生通同谋杀？赃证分明，却如何赖得过？”府尹听他们言言有理，便唤那后生上来道：“帝辇之下，怎容你这等胡行？你却如何谋了他小老婆，劫了十五贯钱，杀死了亲夫，今日同往何处？从实招来！”那后生道：“小人姓崔名宁，是乡村人氏。昨日往城中卖了丝，卖得这十五贯钱。今早偶然路上撞着这小娘子，并不知他姓甚名谁，那里晓得他家杀人公事？”府尹大怒，喝道：“胡说！世间不信有这等巧事！他家失去了十五贯钱。你却卖的丝恰好也是十五贯钱。这分明是支吾的说话了。况且他妻莫爱，他马莫骑，你既与那妇人没甚首尾，却如何与他同行共宿？你这等顽皮赖骨，不打如何肯招！”当下众人将那崔宁与小娘子，死去活来，拷打一顿。那边王老员外与女儿并一干邻右人等，口口声声咬他二人。府尹也巴不得了结这段公案。拷讯一回，可怜崔宁和小娘子，受刑不过，只得屈招了，说是一时见财起意，杀死亲夫，劫

了十五贯钱，同奸夫逃走是实。左邻右舍都指画了“十”字，将两人大枷枷了，送入死囚牢里。将这十五贯钱，给还原主，也只好奉与衙门中人做使用，也还不勾哩。府尹叠成文案，奏过朝廷，部覆申详，倒下圣旨，说：“崔宁不合奸骗人妻，谋财害命，依律处斩。陈氏不合通同奸夫，杀死亲夫，大逆不道，凌迟示众。”当下读了招状，大牢内取出二人来，当厅判一个“斩”字，一个“剐”字，押赴市曹，行刑示众。两人浑身是口，也难分说。

看官听说：这段公事，果然是小娘子与那崔宁谋财害命的时节，他两人须连夜逃走他方，怎的又去邻舍人家借宿一宵？明早又走到爹娘家去，却被人捉住了？这段冤枉，仔细可以推详出来。谁想问官糊涂，只图了事，不想捶楚之下，何求不得。冥冥之中，积了阴德，远在儿孙近在身。他两个冤魂，也须放你不过。所以做官的切不可率意断狱，任情用刑，也要求个公平明允。道不得个死者不可复生，断者不可复续，可胜叹哉！

闲话休题。却说那刘大娘子到得家中，设个灵位，守孝过日。父亲王老员外劝他转身，大娘子说道：“不要说起三年之久，也须到小祥之后。”父亲应允自去。光阴迅速，大娘子在家，巴巴结结，将近一年。父亲见他守不过，便叫家里老王去接他来，说：“叫大娘子收拾回家，与刘官人做了周年，转了身去罢。”大娘子没计奈何，细思父言，亦是有理。收拾了包裹，与老王背了，与邻舍家作别，暂去再来。

一路出城，正值秋天，一阵乌云猛雨，只得落路往一所林子去躲。不想走错了路，走入林子里去，只听他林子背后大喝一声：“我乃静山大王在此！行人住脚，须把买路钱与我。”大娘子 and 那老王吃那一惊不小，只见跳出一个人来：头带干红凹面巾，